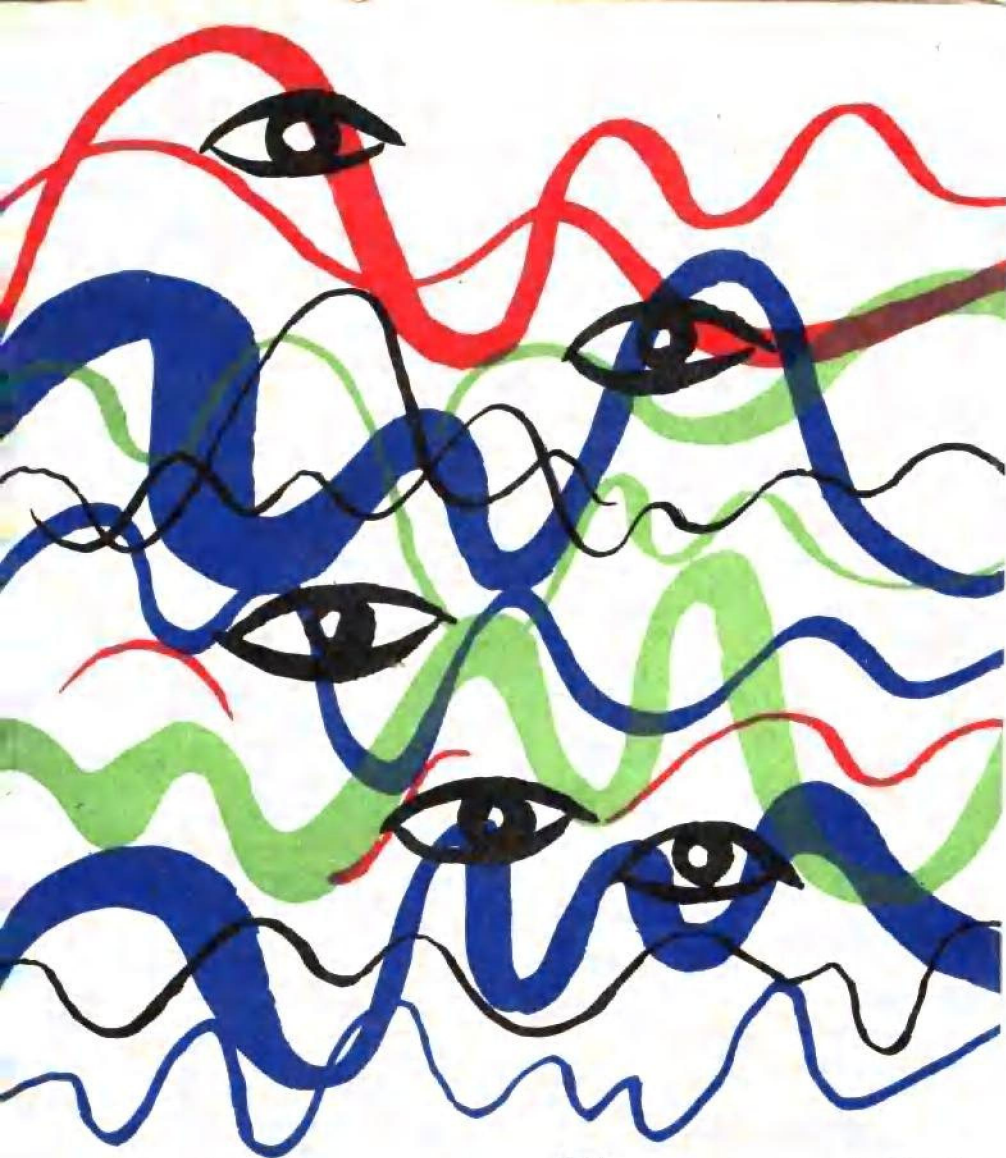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山盟

严阵 著

山 盟 (共 两 册)

Shan Meng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 数 555,000 开 本 850×1168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$25\frac{1}{8}$ 插 页 4

1989 年 9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9 年 9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印 数 0,001—3,590

ISBN 7-02-000696-3/I·697 定 价 9.60 元

楔 子

关塞三千里，
烟花一万重。

——杜 甫

一

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三月间的一个黎明，
皖南山地，突然间响起了骤雨似的钟声，

钟声回荡，连续的声波象压向晴空的乌云，
黄山七十二峰，峰峰都发出呛哑的回音，

乱雨点也似的钟声，撼动了千万颗心，
四方山路，不断涌来惊恐肃穆的山民，

他们默默走着，聚向黄山脚下的小镇，
这时千山万壑正当雄鸡高唱，百鸟鸣春。

二

黄山脚下的小镇：卧虎镇鸦雀无声，
镇前的广场上，聚集着一大片模糊的人影，

东方泛白，越来越多的人围成一个大圈，
他们从远处赶来，为的和亲人见最后一面，

著名的竹山暴动，由于叛徒告密而失败，
在这小镇的广场上，就要把皖南的儿子杀害，

春寒料峭，人们揪心牵肠地在等，
他们望着胡家大院的灯火听着四山的鸡鸣。

三

在鸡鸣声声的曙色里，突然传来几声锣响，
锣声开道：胡家大院涌出了两串火光，

两串火光：是两行高举在奴仆手中的火把，
它紧跟着敲锣的人，在空中爆出一片烟花，

几十支火把燃烧着，锣声穿过街道，
青石铺砌的街巷，飞檐，白壁，死般静悄，

这就是三十年代的前夜，钟声鸡声萦绕，
杀人的火光把中国古老的铜锣燎染映照。

四

一槌砸下去，铜锣便发出沧凉遥沉的声音，
听吧：这就是苦难的祖国，正在辗转悲吟，

一槌接着一槌砸去，敲锣人挥动着手，
锣声好象刀子，搅动在四乡山民的心头，

敲锣的人二十几岁，是卧虎镇的保丁，
他姓苟名叫苟步玉，苍瘦的脸上微露笑容，

他心不在焉地把锣敲着，横背着一杆快枪，
火把将他乌黑的枪口不时地映红，照亮。

五

杀人的锣声穿街而过，火把惶惶移动，
火把后面，跟着八十名全副武装的刑警，

他们扎着一色的白绑带，穿着一色的黑警服，
大盖帽的帽檐上方，缘着一道骇人的白箍，

在刑警的中间，走着八个锁住手死的死囚，
他们粗壮纯朴，都是竹山暴动的英秀，

锁链敲打着青石板，石板发出一片喧响，
死囚沿路高呼口号，每双眼睛都炯炯有光。

六

在八个步行的死囚后面，还有囚车一辆，
双马驾辕，四个木制的轮子，沉重地颠荡，

滚动的木轮把石板压断，把石条撞歪，
轮子上的铁皮，在石头上碰出火花一派，

青石铺成的街道，高高低低，坑坑洼洼，
囚车吃力地移动着，不稳的马蹄时时打滑，

车上坐着一个刽子手，他穿着一身红衣，
他一手擎着火把，一手把鬼头刀捉按在膝。

七

囚车隆隆地颠动着，刑警驱叱着路旁的人群，
刽子手的前面，站着一个身躯魁梧的人，

燃烧的火把忽明忽暗，刀光闪烁，人声嘈杂，
他傲然地立在车上，瞩望曙色苍茫的天涯，

他的肩，他的脸，被火把照耀得一抹赤红，
他七尺高身，丝毫不为眼前的情景所动，

他被绑在囚车上面的木桩上，车轮辘辘，
在辘辘的车声里，他高唱国际歌把乡亲唱哭。

八

粗大的缆绳，绑不住他那热血的奔腾，
他慷慨的歌音，与四方的钟声鸡声遥相交溶，

他姓洪，单名一个钟字，连起来叫就是洪钟，
他是共产党员，领导了这次竹山的暴动，

他豪气凛凛，在刽子手面前，音容不改，
任那颠荡的囚车，为他把未来的一切安排，

相距囚车十几步，后面来的是两乘竹轿，
十几名家丁和随从，在轿杆旁蜂拥呼啸。

九

前面的轿上，坐着一个鬓发花白的法官，
他从县里专程赶来，到这里宣刑监斩，

他黑色的法衣上，镶着一道大红的宽领，
他道貌岸然，苍癯的脸上显出有无限倦容，

后边的轿上，坐的是这山地三县的首富，
他是县议员，卧虎镇镇长，名叫胡如虎，

他穿一件青绸皮袍，上罩一件黑缎马褂，
一顶墨缎红顶的瓜皮帽，将他的肥头紧压。

一〇

他嘴唇斜合，短须微翘，皱纹里藏满杀气，
他虽然快六十了，只能看上五十上下年纪，

离他最近的一名家丁，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，
他手里提着短枪，寸步不离地将他护卫，

此人姓陈，名叫陈东，曾做过米店的学徒，
一年前投奔胡家，从此便弃商习武，

胡家大子胡隐虎留日求学，二子胡幼虎黄埔受训，
所以胡如虎的左右，便时常不离陈东一人。

— —

在惊天动地的锣声里，行列出了街巷，
那风里摇动的火把，渐渐地逼近广场，

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，象雨打竹林，风吹海浪，
万头攒动，人人都把那模糊的囚车眺望，

随着国际歌悲壮的声音，随着镣铐铿锵交响，
山民望见了英雄，望见了英雄身后的木桩，

老洪，老洪，山民们在心里把他呼唤，
一望到他的容貌，就不知有多少话涌到唇边。

— 二

囚车沉重地响着，荷枪实弹的刑警跑进广场，
锣声歇了，火光和曙色同时把人群照亮，

十步一个刑警，五步一支火把，站在人群前面，
火把和刑警是这围集的人墙的核心的一圈，

囚车逼近广场的入口，受惊的马，不肯抬步，
在瞬间停下的囚车，被山民们团团围住，

他们都想把这山地的英雄，再仔细地看上一眼，
想和他再说几句话，再摸一摸他身上的衣衫

一 三

刑警挥着枪托，却驱不退这人海的狂涛巨浪，
杉木新钉的囚车，被山民们挤得轧轧作响，

洪钟站在囚车上，被绑住的双手不能挥动，
他望着自己的同志和乡亲，寄予无限深情：

“农友们！”曙光中突然响起了他那激昂的声音，
它象滚动的沉雷，平息了嘈杂涌动的人群，

听到他的声音，人们不由想起暴动时的许多情景，
农友，他最喜欢这么称呼自己的父老弟兄。

一 四

“农友们！”他高呼道：“杀头吓不倒真正的共产党人，
把我埋葬以后，揩干身上的血迹，继续前进！”

“天下的工农千千万，关不绝，杀不尽，
是七尺男儿，就敢用满腔热血，洗刷乾坤！”

“不要只看到我一人倒下，要看到红旗照样飘扬，
黑夜总有尽时，看，天边已经升起了胜利的曙光！”

“农友们，永别了！我为革命而死，不要悲伤，
莫掩泣啊，一籽落地，秋后定有万颗归仓！……”

一 五

持枪执火的刑警，害怕他那慷慨激昂的声音，
便惶恐地鞭打辕马，用力推动囚车的车轮，

辕马又迈起颤栗的步子，囚车又发出声响，
刑警的刺刀，刽子手的红衣，搅出一片杂光，

火把噼啪地响着，囚车拉到广场的中央，
两乘竹轿落下，胡如虎和法官站到台上，

奴仆高擎着火把，法官当众进行宣判，
他从袖口掏出一纸，用颤巍巍的口音诵念：

一 六

“匪首洪钟，聚众骚乱，斩下首级，示众竹山，
示众九日，曝尸三天，以镇山气，以警刁顽！”

“追随洪钟一起在竹山聚众暴动的其他八人，
现已在押，这次也都格杀勿论，

“业已逃窜不知去向的李云哥和杨凡，
一经缉拿归案，当即验明证身，杀头祭山，

“洪匪长子洪山梁，念其年幼，留其生存，
但递夺终生人权，打入水牢，长期监禁。……”

一七

法官念完判词，突然平地响起一声雷暴，
从涌动的人海里，站出一个青年大声叫道：

“他们不盗，不抢，不烧，不杀，怎定他们是匪？
你们到底根据什么法律，把他们治罪？”

这个青年名叫罗喜，是竹山上一个捕鸟的人，
胡如虎眯起两眼斜斜一瞧，便发出冷笑一阵：

“我们想杀谁就杀谁，我们想关谁就关谁，
我们的天下，我们的法律，就是要杀穷鬼！”

一八

胡如虎正说之间，台下突然发出一声锣响，
在最后的锣声中，山民们争相向囚车张望，

只见在火把燎动的光焰下，刽子手慢慢站起，
忽明忽暗的火光，照着他斜披在胸前的红衣，

一只袖子在他身后背着，一方红布扎着他的头，
他赤着的右臂，把一柄鬼头刀倒提在手，

他望着绑在木桩上的英雄，不由全身发抖，
索索的刀声，象在向这即将到来的黎明咀咒。

一九

刽子手正待把刀举起，暗处忽然闪出一人，
他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衫，象一个落魄的幽魂，

此人名唤徐晃，是这卧虎镇上的教书先生，
就是他叛变了党，出卖了这次轰轰烈烈的暴动，

他从暗影里闪出身，上前用双手按住刀背，
然后仰脸望着洪钟，颤动着苍白的尖嘴：

“洪先生，还是和他们讲和了吧，生命可贵，
只要你点一下头，便可重见故乡的青山绿水，”

二〇

“阶级斗争，武装暴动，这是些危险的词汇，
把它丢了吧，只有三民主义才能造福人类，……”

看到这个可耻的叛徒，洪钟竖起怒眉，
他什么也不顾的向他扑去，差点把囚车挣碎；

“不要脸的狗，祖国的罪人，民族的败类，
恨我生前瞎了眼睛，没看透你的骨髓！”

“工农是不会再上当的，赤潮更不会被你挫退，
我用热血换得的教训，将永警革命的后辈！”

二 一

在洪钟的怒骂声中，早已不见叛徒徐晃，
这时从密密麻麻的刺刀缝里，挤进一个石匠，

他大约五十几岁，一把开山锤，别在腰上，
他双手捧着一个石碗，石碗里盛满了酒浆，

他踉踉跄跄，径自来到杉木囚车的一旁，
然后高举石碗，一面流泪一面对洪钟开腔：

“喝了吧，好兄弟，一醉能使你少受些苦，
不用挂牵，皖南人民能记住你临终的嘱咐……”

二 二

刽子手按照当地习俗，把洪钟臂上的绳子砍断，
以便让他伸出右手，去接那盛酒的石碗，

洪钟接过石碗，轻轻地轻轻地把手一扬，
于是那满碗的白酒，便全都被泼洒在地上，

他把石碗还给石匠，对他深深地点了点头，
父老兄弟的情意，感动得他重又开口：

“多谢，梅师傅，酒虽没喝，我却领情，
共产党员不能醉着死，到死也要保持清醒！”

二 三

洪钟说到这里，便撕下贴身的一片衣衫，
用指血写下七十二个大字，送到石匠面前，

为了匆促收藏，布上的血字梅石匠没有看清，
他只模糊地看见两个字，这两个字就是：山盟，

梅石匠在破棉袄里，藏下了这片血衣，
这时初春的江南山野，已经传来第三遍鸡啼，

洪钟听着四山鸡声，听着鸡声蔓延不已，
他遥望东天，这时东天欲晓，暗夜即将消逝。

二 四

三十年代，四十年代，你将是个什么样子呢？
历史安排了哪一天，供我们举国欢庆胜利？

洪钟站在囚车上想着，囚车四下，人海无边，
他的眼睛在黎明的白光里，忽然触到一条视线，

那是他的妻子，她正镇静地站在人堆中央，
一身青衣动也不动，象墨玉雕成的塑像，

她是叛徒所不知道的，仅有的一个党员，
她默默地望着丈夫，控制着自己的情感。

二五

她面前站着一个少年，生得虎眼蚕眉，
从他紧紧闭着的双唇上，看去不过十二三岁，

这就是洪钟的次子洪山柱，他正把父亲凝望，
深仇大恨象仲夏的雷暴，滚动在他幼小的心上，

洪钟望着家乡的山地，望着山柱和山柱的母亲，
只见东方的曙气，正无声地洒了他们母子一身，

看到他们母子那么镇定，洪钟感到无比宽心：
故乡的青山啊，春风中将又是一片青青的竹林！

二六

妻子正在注目凝望，孩子正在翘首遥看，
这时在报晓的鸡声中，锣声响了最后一遍，

“工农解放万岁！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声动苍天，
群山发出的回声，象海潮一般深沉而遥远，

呼声啞了。血，染红了镣铐、缆绳和木桩，
洪钟和另外八个党员，接着倒在初春的草上，

人群乱了。这时从暗处突然闪出三个山地的小姐，
这是梅石匠的三个女儿，个个生得眉清目秀。

二七

二丫头四姐叫梅如金，三丫头五妹叫梅如银，
四丫头六妹梅如雪，年纪儿还幼小得很，

她们三人各挽着一篮梅花，向血染的囚车走近，
趁着刑警不注意的时候，撒满了烈士的全身，

烈士的血在流，场上的人群，一片慌乱，
这时一个年轻的伐竹工人发出一声长叹：

这个人名叫苦果，呆滞的目光中，一片哀愁，
他那徬徨的身影，在微微的曙色里愈加消瘦。

二八

母亲和山柱正要扑上前去，收殓亲人，
这时一只温暖的手，拉住了她身后的衣襟，

母亲回头看时，只见面前站着一位少妇，
印花布的围裙上，抱着两个婴儿正在啼哭，

这个少妇淡泊娴雅，她姓月，名叫月如眉，
平时人们都唤她月嫂，她为人淳厚而又贤惠，

她就被缺席判决死刑的李云哥的爱妻，
长年随云哥在山里烧炭，两口儿形影不离。

二九

竹山暴动失败之后，云哥便下了江西，
事过数月，到如今也听不到他一点消息，

月嫂左手抱着的正是她初生的女儿名唤白妞，
她还没见父亲的面，已闻到充满血味的气流，

月嫂右手抱着的，也是一个初生的女伢，
她的名字唤作黑妞，她出生在另一个人家，

这一双同年投胎的姊妹，都尚在襁褓之中，
冒着腥风血雨，她们都在这动荡的年代诞生。

三〇

那个被缺席判决死刑的杨凡，就是黑妞的生父，
她生母就是梅家大丫头，踪影谁也说不清楚，